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LI JIEJUN 李洁军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LI JIEJUN 李洁军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余 谦
责任校对: 朱晓波
责任印制: 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李洁军 / 刘铮主编.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14-2523-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9822 号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李洁军

刘 铮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5151082

网址: www.photo.zjcb.com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5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2523-0

定价: 128.00 元

目 录

离岛
刘潇 / 07

《麻风病康复者》系列 / 10

《麻风病康复者肖像》系列 / 36

《复制战争》系列 / 50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LI JIEJUN 李洁军



 浙江摄影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SBN 978-7-5514-2523-0



9 787551 425230 >

定价: 128.00 元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

主编 / 刘铮

LI JIEJUN 李洁军

 浙江摄影出版社



《复制战争》系列——胜利之吻

目 录

离岛
刘潇 / 07

《麻风病康复者》系列 / 10

《麻风病康复者肖像》系列 / 36

《复制战争》系列 / 50

离岛

文 / 刘潇

《麻风病康复者肖像》是以读者的角度无法给出准确评价的一组肖像。

大茅岛几乎是一个静止的小社会，很少有事情发生，这里只有故去，却没有新生，最终的走向是“无”。被送往这里的人处于一个被排斥、被无形控制的空间中。无论是从物理空间的意义而言，抑或是精神上的排斥——对于疾病源头的远离——一方面为了不影响绝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又建立起一个特殊的社会。

距离。

正是距离的出现，使得江的两岸都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各自的身份。因为距离的产生，读者可以站在远处谈论。李洁军将这组作品命名为“麻风病康复者”，正是指明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类比“种族”(nation)概念，某一地域的人群，由于历史、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或者经济原因而具有同一种身份，然而，由疾病名称来归类的群体实属少数。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麻风病康复者”是如何被定义的？尤其是，这群人是怎样被区分开来的？

李洁军是这样来确认这群朋友的：他运用单纯的红色背景板，为老人们慎重地留下一张全身照。不是到此一游的快照，而是一张特殊的全身证件照。作为身份的确立，照片的用途和被拍摄者的身份总是会被提及，就像是一种肤色代表一个种族。对于这些康复者而言，当身体背后的历史和细节被一一揭开，差别立刻显而易见，并且还会被不经意的放大。疾病留下的伤痕，作为他们更真实的身份标记，比起他们拿在手上的身份证据，更具真实效力。

偏见。

痛苦，无论来自身边还是远方，一直都是艺术表现的主题，使读者感受到现实的真实和残酷。如果辅之以文字，则在作者表达的思想主题上会有更深切的体会。《麻风病康复者肖像》，虽然只有10幅作品，但对读者而言，其影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李洁军留下了一个空白，这一姓名的空白和红色背景衬托出来的伤痛是那样的直接。

这些照片中的人物和读者并没有什么关系啊……想想看，确实是没有，然后很容易继续冷漠了。

稍等，现在要回放一下观看时的感受，当我们看到这些身体和笑容，是震惊还是怜悯？还是不忍多过怜悯？或者说，读者根本没有资格去评述，唯独当有决心或有能力去改变这种隔岸窥视时，才能正视这些照片。我们在与照片中的被拍摄者四目相对时，总有一种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和遗憾。看着此刻自身周围的环境，无论是在一家美术馆展厅，还是面对一本精美的印刷品，这样的感觉更加强烈；然后再对比被观看的对象，乏力感便会猛然上升。似乎，读者能做的，仅仅是窥视。

有时候，我们观看照片所获得的不过是“对现实观看的奢侈权力”，然后，意义就此终结。可是，谁又有权力去漠视这曾经带给人类的苦难呢？

正如麻风病，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这批病人被隔离在一个相对远离人群的圈子里，使社会生活空间“规范化”——没有疾病，没有传染。但是当疾病康复，康复者能否被送回原来生活的地方，或者说被正常的社会生活空间所接纳呢？并且，当初的“规范化”管理能否被消除，或者相对于抛弃，能否做到接纳？

这组肖像中的康复者或许早已不抱希望，即是“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野草·墓碣文》）对此，可能唯有像李洁军这样能常年来到此地且能以平常心对待的人才能实现，不是刻意地记录与纪念，仅是平视而已。

差异。

与前十年的作品相比，在《麻风病康复者肖像》中，李洁军并没有刻意地用差异化去拍摄对象，而更看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黑白胶片本身具有的历史感确实有意无意地突出了伤痛的成分。而李洁军也以同样的方法来拍摄每个不同的个体。且摄影师并不评判自己所拍摄的内容，而读者则庆幸没有矫情的文字出现。与拍摄“英雄”不同——虽然也是同样的背景、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对于这组肖像，读者一开始若是盯着照片仔细打量，不能不被伤口的残忍所震撼。试想，即使是带着人道主义的眼光观看，是否就能完全摒弃伤口带来的冲击，直接进入一个“平等”的精神世界？作为真实个体或直接的视觉感受来说，有所惊诧，不可避免。关键是，读者是否看完最后一张照片，一转身，然后就忘记了？或者，作为读者，是否有权力对这样一幅幅细节丰富的照片仔细阅读？

看到其中一张老妇人的照片，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因为她看上去快乐、安详。这样的疑惑立即促使我想仔细在照片中寻找已经形成刻板效应的痕迹，其实就是伤痕的痕迹。不可否认，这样的观察似乎有点“变态”，可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尽管被明确告知这是康复者的照片，可是读者不会去看被拍摄对象康复后的状态，而会去看疾病留下的痕迹。好比日常去探望一名重病康复的朋友，往往会说“你恢复得真好，真看不出之前得了重病”。我们一定已经将对方仔细打量了好几遍。如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见面呢，恐怕会少了许多上上下下地打量吧？

把这组作品的标题和影像，以及对这个岛屿和这个群体的了解并置在一起，可以想到拍摄对象在摄影师面前的表现是多么平常。摄影师创造了一个无比真实的小世界——被拍摄对象的泰然自若。一面是红色的喜庆，另一面却是明显的伤痛。然而，拿红色跟他们的表情相对照，却显得相得益彰。可是真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只右脚的蓝色护套因为红色背景，强调了被覆盖的伤痕，同时突出了双手残缺的“四”的手势，让读者忽略了双腿的残疾……其实，我们越是往后阅读，康复患者所受到的病痛伤害就越严重。

我想，这样观看李洁军所拍摄的这组肖像，是否把问题复杂化了，是否把他与朋友间的那次拍摄搅浑了。或者说，这并不符合摄影师本人拍摄的初衷。我还想到，兴许对李洁军而言，这只是拍照而已，而且是为朋友拍照而已。他那天一定是开着车，带着背景板，看天气不错，去给久违的老朋友们拍照。李洁军正是以拍摄时的单纯冲击了观看时种种所谓的道德感。谁能真正将那些伤口掩藏？可能唯有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默契了。一方袒露本有的真诚，另一方则是坦然地回应。

消失。

“我们”，其实是从未经历过类似伤痛的人，在城市生活的人尤甚。仅仅只读过照片的人不会明白，而且也搞不懂。即便把伤痛放在我们眼前，即便告诉我们病理成因，读者都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病痛。因为我们感受不到那种病痛的可怕程度，无法想象，自然也没办法明白。只有经历过的人，有了真切感受，才会对这组照片有发自内心的体会。照片成为“观看”的对象，但不是我们有资格去谈论的对象。是否形成了太多的关于观看的某种方式，抑或是对于个人的拍摄和观看态度有太多的批判，可是，我们又如何来确定怎样的评价是“对”的？什么样的评价是“合适”的？或者，作品一定要在某个语境中，甚至在拍摄者自我的精神世界中完成？读者对这组肖像可以说喜欢或不喜欢，感受深或感受浅，但对于拍摄者李洁军而言，这是他的表达方式，只要被拍摄者和李洁军的表达方式是由他们的感情和角度所认可，便是这组作品最真切的状态了。

其实，这个群体的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伤痕，形形色色的伤痕无处不在，也正是这些可见和隐藏的伤痕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更多的伤痕都深藏在他们伤痕累累的心中。兴许李洁军的拍摄使疾病不再是疾病，而是人生的某种经历、某种体悟。过去的时间、话语只会停留在少数人的记忆中，只有废墟和遗迹在默默地纪念，还有照片。

大茅岛的今天不再痛楚，这里有着和蔼的目光和笑脸。

《麻风病康复者》系列

1996

这是一个关于麻风病康复者长达 22 年的影像记录。笔者从 1996 年 6 月 17 日起开始采访，并用影像记录这个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生活变化。

大茅岛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荫镇，距离南荫镇犄角村近 20 海里。从 1957 年开始，有关部门将珠江三角洲各地的部分麻风病患者集中到大茅岛上，成立了大茅医院，对麻风病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这些麻风病患者均已康复。但由于社会对麻风病的认知程度不高，麻风病与麻风病康复者遭到人们的广泛歧视和误解，无法回归社会过正常的生活。由此带来的是这些人有家不能回，导致当时已治愈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康复者继续留在岛上生活。几十年来，在这个不到 1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一百五十多个麻风病康复者顽强地生活着。他们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一顶破旧蚊帐、一只饭锅和少量的生活用具。常年的疾病折磨，使大多数康复者有着不同程度的残疾：有的截肢了，有的手烂掉了，有的患有白内障、青光眼，有的脸部、鼻梁肿烂……多年来，他们过着和外部世界隔绝的生活，几乎罕有人至。

岛上有一个由麻风病康复者久病成医的常驻医生肖杰瑜负责简单的日常医疗工作；行政村长梁超伦负责村里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船工杨小民每天一次往返陆地和海岛之间，运输食品及人员；电工黄锦兴每天负责夜间一小时的发电工作……1996 年，笔者刚开始采访时，政府给他们的生活补贴是每个月六七十元钱。近年来，在各级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和社会慈善机构的关爱、帮助下，麻风病康复者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昔日残破的房屋已被整洁的水泥房代替，老人们或在亭亭如盖的大榕树下纳凉，或在文化活动中打牌消遣，过去的小木船也被一艘崭新的快艇所取代。民政部门 and 医疗队不时上岛慰问，送医送药。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大茅岛上过着幸福的晚年。（文 / 李洁军）





